

「契訶夫隨筆」抄

衣萍

一隻老狗的雜記簿上記着：『人們都不吃廚子所丟了的菜湯和骨頭。傻子啊！』

人們成爲曠夫或老處女，因爲他們一輩子引不起興趣，連肉體方面的興趣也引不起。

哈叭狗在街上走着，爲了自己的短腿害羞了。

也許宇宙是懸掛在某種妖怪的牙齒上。

所謂人生純粹的孩提般的快樂，就是野獸的快樂。

我受不了孩子們的哭聲，但當我自己的孩子哭時，

我却聽不見了。

一個人家，窮極了，無法維持的境况。母親是個寡婦，她的女兒是一個醜貨。後來，母親鼓起勇氣叫女兒到街上去賣笑。她年青時爲了買漂亮衣服要錢，曾背着她的丈夫去賣笑；這件事她有些經驗。她把經驗教了她的女兒。她的女兒出去了，整夜在街上徬徨，沒有一個人理她；她的確太醜了。兩天後，三個流氓在散步場照顧了她。她帶回家一張紙幣，那知道這張紙幣是張無效的彩票券。

兩個老婆：一個在彼得堡，一個在克爾夫。不斷的爭吵，威嚇，打電報。她們簡直把他逼得要自殺。後來他想出一個法子：他把她們兩人住在一間屋裏。她們昏亂了，傻了；她們安靜下來不吵鬧了。

我觀察人們結了婚之後，就沒有好奇心，懶得管閒

事了。

一個政府裏的書記官打了他的兒子一頓，因為他的兒子在學校裏一切功課只得了五分。他覺得這太壞了。後來旁人告訴他，說他錯了，說五分是最高的分數。他回來再打他的兒子一頓，——因為他同自己生氣了。

人們總愛談他們的疾病，雖然疾病是他們一生最討厭的東西。

女人失了男人做伴侶就憔悴了，男人失了女人做伴侶就愚拙了。

(小記)契訶夫，契訶夫，契訶夫，這個年頭兒，契訶夫不知為什麼忽然配上中國人的口味，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裏揣摩契訶夫的作品，有多少人在那裏翻譯他的小說。不用

提，我們的胡博士從前會告訴北京飯店的書攤掌櫃，說：「你們來的關於契訶夫的書，先送一本到我的家裏去！」就是大名鼎鼎的冰心女士，也在那裏勸我們的女生讀契訶夫，說：「契訶夫寫女人真寫得好！」我就不懂，契訶夫會不會寫男人。哦，我也得學時髦。前幾天領得拾元(一成)薪水，跑得北京飯店買來一本The Note-Books of Anton Tchekhov，看了很有味。表弟朱溪說：「譯出來好麼？」他願意和我合譯，我想，這也好的。但是，朱溪，你可知道：這個年頭兒，文藝書籍怕不久就沒有人看了，——雖然契訶夫至多在一兩月內在北京也許還時髦。

蘇萊曼東遊記

(二)

劉復

據Mas'udi的『金原寶礦書』裏面說，Fars海直

延長到 Obolā 與 Barraces 與 'Abbadān 三處；這三處，都是屬於 Basra 地方的。這一個海灣有一千四百哩長，其產生處有五百哩闊（此所謂產生處，當指入大海處而言）；但是，有許多地方，兩岸間【只有】一百五十哩闊。（哩，法語作 mille，即英語之 mile 源出羅馬，意謂千步之長。後德意英諸國均用爲量名，而長短不同。此不知何指。）這一個海灣是三角形的；三角的頂尖就是 Obolā。三角的東面一邊，是用波斯的泥土造成的，【其中依次數去，】有 Dawrakat-i-Musūn（意思是說：『波斯；人的有頸瓶』）（國，法文作 Ias，或訓爲國，或訓爲土地，意頗含混。今譯爲國，而識以小圈。後同）有 Mahrubān 城；有 Siniz，是出產繡花布的地方，又出別種的織物，叫做 Sinizi，有 Jannābā 城，出產的布就叫做 jannābī，有 Najīram 城，在 Sīraf 的境界之內；有 Banū Amāra 人【所居住】的地方。其次是 Kirman 海岸，或稱作 Hormūz 國——Hormūz 的位置在 Sīraf 城的對面，在 Oman 的境界之內。——從 Kirman 過去，緊接的就是 Makrān 國。其中所住的是邪教徒，名目叫

做 Surā；這地方產生的棕樹很多。其次是 Firz，就是 Makrān 的【首都】。其次就是 Sind 海岸了，這裏有 Mīhrān 河（即 Indus 河）的許多出口。這條河是這一個國裏的主要的河，我們在前文已經說過的了。在此地的海邊上，有一座 Daybul 城，是印度西部與 Baruc 的交界處（Baruc，古稱 Bharukaccha，即 Proteme，古希臘的天文家兼地理家）所說的 Bepseyse）；Baruc 地方的人所造的矛子，名目就叫做 Barucī。自此以往，這一條海岸不間斷的一直通到中國，中間也有已經殖民的地方，也有荒蕪的地方。在 Fārs（即波斯）與 Makrān 與 Sind 一岸的對面一岸，有 Bahrayn 國，有 Kān 羣島，有 Banū Judza yna 人【所居住】的沿海地，有 Oman 國，有 Mahara 地方。【這 Mahara 地方】直通到 Rās al-jumjuma 地方（亦稱 Rās al-hadd）；這 Rās al-jumjuma 地方是分屬於 Sīraf 與 Al-Ahkāt 兩處地方之內的。在這【波斯】海灣裏，有許多的島，有如 Jarak 島，又稱爲 Jannābā 國，因爲這一個島，是 Jannābā 的一部分，而且中間只相

隔着不多幾個 *parasanges* (古波斯量名，合五二五〇米突)；這一個島裏所出產的珍珠，就叫做 *Harakio* 又如 *Ovahi* 島，上面住的是 *Banu Man* 人和 *Banu Mismar* 人，和別種的阿刺伯人；從這一個島上動身，只須有一天或者還不到一天的路程，就可以到 *Bahrayn* 海岸上的各城。這一條海岸「又」稱為 *Hajar* 海岸，上面有 *Nara* 城和 *Nair* 城。*Ovahi* 島以後，還有許多的島，其中有一個，名叫 *Lafat* 島，又叫作 *Banū Kāwān* 人的島，是從前被 *Amr bin al-As* 征服的；到現在 (九三四年)，島上還有一個回教寺，就用他的名字做名字。這是個居民繁盛的島，島上被村莊和培植的植物遮滿了。這島的近鄰處，有一個 *Hinjām* 島，是航海的人裝取清水的地方；離這個島不遠，有幾個小嶼，就是「民間所傳說的」：「*Kusayr* 嶼與 *Uwayr* 嶼，還有一個第三嶼也未必見得好。」最後是一個 *Qur* (意謂「旋渦」)，就是那有名的 *Musandam* 旋渦，航海的人給它起一個綽號，叫做 *Abū Humayr* (意謂「小驢子的老子」)。這些地方的島嶼都是浮出於海面的

黑島，上面沒有植物，也沒有動物，四面環繞的是深的海，當海船航行到近處的時候，有兇惡的大浪撲擊上去，使船上的人恐怖。這一段「危險的」海道，位置在 *Oman* 與 *Sraf* 的中間，是航海的要道，海船必須在許多島嶼的中間穿過，沒有方法可以避免。有些船走錯了「路，就遭了難了」；有些船「走得好的」，才能達到目的地。這一個波斯海灣裏的水，依上文所說，所灌溉的是 *Bahrayn* 波斯，*Basra*，*Oman*，*Kirman*，以至於 *Rās al-Jumjuma* (或稱 *Rās al-hadd*)……】

三

【據 *Ya'kubi* 說，第二個海是從 *Rās al-jumjuma* 起頭的，名字叫作 *Lāwī* 海 (意思是說，*Lāwī* 國的海，即 *Guzerate* 的海)。這是個大海；海中有 *Wāywar* 的人「所佔有」的許多島，以及 *Nāra* 的人「所佔有」的許多島。這些島裏面，有的是有國王的。在這一個海裏航行，只能看着天上的星做嚮導。海中有大魚，有許許多多的奇怪的東西和難以形容的東西。】

【據 Mas'udi 說，海船從 Ras al-jumma 離開了波斯海灣，就到了第二海或 Lari 海裏了。我們不知道這一個海有多少深，也不能定出它的正確的界限來，因為海裏的水，又多又大。有許多航海的人以為要把這一個海裏的地理上的情狀敘述出來是很難的。不過，海船要橫渡這一個海，通常只要兩三個月的工夫，有時候只要一個月，若然碰到了好風，而船上的執事人也都不害病；雖然在總名為 Abyssinie 海的各海之中，這是最大而且風浪最險惡的一個。這海裏還包括着一個 Zabra 海，灌溉這 [Zabra] 國的沿岸。(Zabra，即非洲的東岸) 這 [Zabra] 海裏所出的琥珀很少，在 Zabra 的海岸上，以及阿刺伯的 Sahr 海岸上，可出得很多。這一個國(指 Sahr 海岸)裏的人民，是 Kuda'a bin Malik bin Himyar 的子孫，混和着別種阿刺伯人；一般人都把他們合稱為 Maharis 人。他們的頭髮厚而且長，披垂在肩上；他們說的話，也和阿刺伯人說的不同。有如 *Ma* (マ) 一個音，他們說做了 *Shin(S)*……他們都是窮苦可憐的人；可是，他們有一

種極好的駱駝，就是那有名的 Mahara 種，是他們晚上騎用的；據許多人說，這種駱駝走得和 *Boras* 人的駱駝一樣快(*Boras* 或稱 *Boras*，是紅海西岸的人種)，甚至於還可以更快些。他們騎着駱駝到海濱上去走；駱駝看見了海水衝上來的琥珀就跪下——這是訓練到如此的——騎駱駝的只須伸手一拾就是了。最好的琥珀，出在海島上，和 *Zabra* 海的邊上，形狀是圓的，顏色是灰藍的，有時可以大得和駝鳥蛋一樣，或者略略小一點。也有許多琥珀，被前文說過的 *Wai* 魚吞吃了。有時候海面上的風浪極大，魚嘴裏嘔吐出琥珀的碎片來，有大塊的石頭一樣大。這一種魚吞吃了許多的大塊琥珀，「久而久之」，就被它窒厄死了，飄浮在水面上。於是就有 *Zabra* 國的人，或別國的人，——他們平時就預備了小船等候着——立刻用魚叉繩索之類，把死魚從水中拖起，破開它的肚子，取出琥珀來。在內臟深處的琥珀，有一種使人作嘔的氣味；這氣味是波斯 *Saba* 地方的造香料的人所知道的，名目叫做 *Rad*。近背脊處的琥珀，

可在魚體內留存得愈久，就愈加純淨。」

【這也是Mas'udi說的：其次是Lānwi海，海邊上有Saymū城Sūbāra有Sūbāra城(即Surparak埠，近孟買)，有Tāna城(近孟買)，有Sindān城，有Kān-bāya城(今Cambaya 城，在Cambaye海灣深處)，還有許多其他的城，都是屬於印度西部和Sind的境內的。】

第三個海名叫Harkand海(即孟加拉海灣)。在這一個海與Lār海的中間，有許許多多的島(Laquedives羣島及Maldives羣島)。據說，總共有一千九百個島。這些島做了兩海的分界。統治這些島的，是一個女人。有時候，大塊的琥珀【被海水衝到】這些島【的海灘上】來；這種大塊的琥珀，也有形狀像植物的，也有近於植物的。它在海底裏的時候，就像植物一樣的生長着。到海水激蕩得利害了，它就從海底裏被衝到海面上來。這種的琥珀，形狀是像菌一樣的。

這些被一個女人所統治的各島，是種植椰子樹的。島與島間的距離，大約是三四個Parasanges。各島上都

有人，而且都種了椰子。島民的財富，是用一種小貝計算的；他們的女王所收蓄的小貝很多，都儲藏在王庫裏。他們能織造一種衣服，有兩個袖，一個頸披，披上垂下兩個袖飾，胸前開一個口，却只是整整的一塊；據說，就這一點上看，「世界上」沒有更比他們靈巧的民族了。「此外」，他們還能造船，能造房子，能用極純熟的技術作種種的工。(未完)

晌午

廢名

趙先生今天簡直不舒服。

趙先生是屬於快樂派的。他有愛人，有錢，一切都得意，又有天生的一副快樂脾氣，喜歡說笑。所有趙先生的朋友，無論聚談或宴會，趙先生不在場則不樂。趙先生總是那樣善說善笑，笑得利害的時候眼睛裏帶出眼淚來了。倘若你是一個生客，湊巧也屢在一堆，你將很抱歉似的，以為趙先生笑得可憐。

趙先生的不舒服無人能夠看得出，他的太太，或者

說愛人，也看不出。趙先生的樣子比平常更是活潑一些了。兩人都是剛剛睡了午覺起來，穿着拖鞋。趙先生上身更只是一件短袖的汗衫，以他那樣的尖下巴，長腿子，屋子裏這頭跳到那頭，叫人想起了一個猴子。這間屋子同臥房相連，來了客，趙太太馬上可以舉起簾子鑽到臥房裏去。陳設很簡單，而且頗醜陋，地板上堆了許多香蕉殼。舖了檯布的長方桌攤着一份光報，今天的，每天大早照例是看完報再洗臉，但還沒有檢開。

趙先生跳到門檻外對着一棵槐樹行深呼吸，因為樹陰遮了太陽，空氣很是涼爽。太太歪坐在一把籐椅上，望着趙先生笑道：

「你這又是打什麼拳？」

趙先生正在兩膀下垂，儘量的出盡氣，所以並不答。忽然掉過身來，伸着指頭對太太一指——

「昨兒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腳的！」

太太頓時愕然，以為得罪了趙先生。趙先生的話是

來得那麼快，很像指責的神氣。

「哈哈。」

趙先生覺得可笑，笑得把長腿子灣下去了，兩個巴掌順着漆頭一拍。

「噯喲！噯喲！」

巴掌拍痛了。雖然是一「噯喲」，也還是笑，不過歪了嘴。

太太依然沒有十分懂清楚趙先生的話同她所謂的「打拳」是差不多的意思，但心裏釋然了，知道是不外乎開玩笑的。

「我這句話有出處，看你記不記得？」

趙先生這樣問，很高興，半天的不舒服彷彿一時都給誰拿去了。太太也高興于她自己的不懂，連忙擺頭——

「不記得。」

「我的『鳳姐』并不扭手扭腳！」

趙先生說着朝太太面前一竄，雙手插到太太的褲筒裏去。太太是那麼樣坐，兩個腿子交叉的向着上翻。

「不要亂動，你……出處說出來我聽。」

趙先生道：

「你說你從前就讀過三遍，紅樓夢，怎麼這一句話也不記得？這是賈璉問王熙鳳的話！——再記得嗎？」

太太還是搖頭，笑。趙先生又拿起他的巴掌叫太太瞧。

「實在打疼了，你看。」

「誰叫你自己打自己？」太太笑着把趙先生的一隻手按在自己的頰上摩撫一摩撫。

太太走到臥房去了。趙先生坐下了椅子，自己又覺得是不舒服。

趙先生拿起煙捲抽。其實他是不抽煙的，煙擺在那裏招待客。所以他這一抽是無意識的動作。烟都從鼻孔裏喉嚨裏滾出來了，趙先生半閉了眼睛望着牠滾。這樣也就奏了效，說得上是舒服。徒徒只有一個不舒服之感，同煙一樣，輕輕的，飄飄然，不要得到落地，——趙先生努力想如此。不舒服卻又要進一步追問自己：

「爲什麼這樣不舒服呢？真正豈有此理！」則真有點討厭。唉，何以遣此有涯之生？……

趙先生突然就這樣一叫：

「下賤的東西！陳振聲不是我的好朋友嗎？」

其實並沒有聽見趙先生的聲音。

那麼，趙先生明明知道他的不舒服之故了？然而到底不肯相信。不相信還是不舒服。

趙先生終於來試驗一下，——試驗二字恐怕不十分正確，——同抽煙一樣也歸到無意識的動作呢？又嫌嫌于事實，因爲這一動作，下巴湊近桌子斜了眼睛睜那一張報，連這一次是第三次了。

眼光是不要費絲毫之力落在這一個電報上面——

本報專電陳振聲任公安局長

趙先生舒服得很。剛纔的不舒服不見得還是那樣，所以舒服得很。那麼趙先生的不舒服完全與「陳振聲任公安局長」無關了，于是乎再睜！偏了腦殼……

陳振聲三個字簡直不像！公安局長是警察廳長！

這時趙太太又走到跟前，拍一拍趙先生的肩膀道：

「你翻出來我看！」

「幹嗎？」

趙先生未免吃了一驚，抬頭，接過太太雙手遞給他的兩本書。這應該一見就知道的，亞東本的紅樓夢，放在趙先生趙太太的床頭好久好久，（趙先生平常不喜歡人家的太太懷抱裏抱着叭兒狗，他同他的太太的相當的心愛物只是紅樓夢）但趙先生對着書脊上的三個金字認了一認，而且念：

「紅樓夢。」

「那句話我翻了半天沒有翻着，你翻。」

趙先生就沒精打采的翻，翻而已。太太的下巴搭在趙先生的肩膀，身子半弓着。

「噯喲，怪熱的！……」

太太也噯喲起來了！趙先生那麼一歎，同時肩膀也朝那邊一挪，太太不防鼻子撞上了桌角。

趙先生不覺站起，書捧在手上，眉毛打皺。太太低

着腦袋自己撫摩自己。

「今天真是有鬼！」趙先生說。

「傷了沒有？」趙先生又說。

「沒有什麼。」

太太抬了頭，柔和的笑一笑。

兩人再各坐下了一把椅子。

「革命革得自家做起官來了！這樣革命革得成功？我不相信！」

趙先生突然這樣正言厲色。

「你說誰？」

太太的聲音很輕。

「你不認識，我的一個朋友，陳振聲！前年他到北京來，總是尋我揩油，陪他上館子。」

「做什麼官？在那裏？」

「無問之必要。」

但連忙又補足——

「K公安局長。」

「那裏的公安局長等于這裏的警察廳長，是不是？」
「是。」

趙太太已經動了她的一點憤氣，並沒有聽清楚趙先生的「是」。但她實知道那裏的公安局長就等於這裏的警察廳長。她憤於世界上有這樣的官，專門禁止書籍出版！立刻又是喜，而且問：

「是你的朋友，——你就把性生活拿到那裏去再版，那當然不會禁止。」

趙先生沒有答，對着太太瞧上一眼。眼珠子沒有轉，腦子則受了電氣一般自己覺得是震動了。這裏的警察廳長不能使趙先生憤，——趙先生簡直原諒他！說他是趙先生的朋友都可以。性生活——就是這性生活替趙先生賺了許多錢，趙先生寧可不再版！太太那樣說，簡直是打了趙先生一巴掌！

趙先生不舒服得利害。利害而卻比早半天容易受得多，因為此刻全個身子都被不舒服鎮住了，面對面的認

識了，坐在椅子上，穩穩的。

「唉，革命——做官！」

這個確是替國家前途就憂。因此趙先生的良心也着實得了安慰，完全舒服了。

聰明的太太看出了趙先生的就憂，解勸道：

「官總要人做。你有時候太偏激。」

「你這話倒也對，——我不做，他們也不做，世上就只有豆腐『干』！」

於是兩人同時一笑。

太太慢慢又說：

「喂，我說你倘若把性生活上那些插畫都取消，或者不致於禁止。我想就是那許多的裸體畫惹得他們注意。」

趙先生一時沒有答，紅樓夢就在手邊，翻着，翻着而已。

（一九二七，六，十。）

無題

石民

「從你的笑靨或顰眉
我領悟了個中的消息，
而且你羞怯的眼光
更告我以無限的密意。」

伊悄悄地沒有言語，
（靜默是真理的真理）
我捧住了伊的臉兒：
天國如在我的手裏……

但伊「嗤」的一聲笑了，
是笑我癡迷的模樣；
伊的吻兒接着我的——
一口氣吸盡我的幻想。

語絲

第一百三十六期

黃昏

正是緊斂的嚴冬
窒塞了萬籟的聲息，
黃昏挾陰霾以俱來
迷胡着茫茫的大地。

在這可怕的昏暗裏
沈錮着多少愁苦！
涼風從枯樹上飛過——
嗚嗚地爲誰訴語？

嘶啞的幾聲悲啼，
是漂泊無歸的寒鴉；
驚起了蟄伏的靈魂，
悽悽地無言——淚下！

悼王靜安先生

劉復

輕拋一命報孺子，
憐公空讀萬卷書。
自可羞死梁羅輩，
此其不失爲迂儒。

無題之十三

廢名

讀者不知記得「無題之四」與「無題之六」否？這一章前接着無題六第二節，後接着無題四。倘若不憚煩，可翻本刊九三期與一零五期。

小林睜開眼睛，窗子外射進了紅日頭，——又是一天的清早。昨夜的事，遠遠的，但他知道是昨夜。

只有琴子還在那一個床上睡。奶奶呢，早已上園摘菜去了。

琴子的辮子蓬得什麼似的，一睜就看見。昨天上床

的時候，他明明的看了她，那裏是這樣？除了這一個蓬鬆的辮子，他還看得見她一雙赤腳，一直赤到漆頭。

琴子偏向裏邊睡，那邊是牆。

小林坐起來，揩一揩眼矢。倘若在家裏，那怕是他的姐姐，他一定翻下床，去抓她的脚板，或者在漆頭上寫字。現在，他的心是無量的大，既沒有一個分明的界，似乎又空空的，——誰能在牠上面畫出一點說這是小林此刻意念之所限呢？

琴子的辮子是一個秘密之林，牽起他一切，而他又管不住這一切。

「琴子呵，你醒來！」他彷彿是這樣說。琴子如果立刻醒來了，而且是他叫醒的，恐怕他兀的一聲哭罷？因爲琴子的一睜眼會在他的心上落定了。

「郭公郭公！」

郭公郭公！」

什麼地方郭公鳥兒叫。這一叫倒叫醒了，不，

簡直救了他，使得他說，「讓你一個人睡，我去看郭公！」

「郭公郭公！」

他剛剛翻到床下——

「我還做了一個夢！」

琴子掉過來了，眼睛是半睜開的。

「起來，我告訴你聽，昨天我做了一個夢。」

琴子慢慢一句：

「清早起來就說夢！吃飯我砸了碗，怪你！」

「你信那些話！我在家裏，一做了夢，起來告訴我
的姐姐，總沒有看見她砸破碗。」

小林是夢見活無常。活無常，雖是他同他的同學們
談話的好材料，而昨夜的夢見，當是因了瞥見送路燈的
白衣。活無常是穿白衣的，面孔也塗得粉白，眉毛則較
之我們平常人格外黑。映在小林的腦裏最深的，還不是
城隍廟，東嶽廟的活無常，——那雖然更大，卻不白的
多，是古舊的，甚且有蜘蛛在他高高的紙帽上做網。七

月半「放猖」，人扮的活無常，真白，脚穿草鞋，所
以跟着大家走他別無聲響，——小林因此想到他也不說
話。是的，活無常不說話。

據說真的活無常，倘若在夜裏碰見了，可以去抱
他。他貌異而心則善，抱他要他把路上的石子秤作金
子。不知怎的，小林時常覺得他要碰見活無常，——一
動念儼然是已經碰見了，在城外的洲上。何以必在城外
的洲上？這可很難說。大概洲上於他最熟，他所住的世
界裏又是一個最寬廣的地方，容易出鬼。至於秤石作
金，則每每是等到意識出來了，他並沒有碰見，纔記
起。

他告訴琴子他夢見活無常，正是洲上碰見活無常的
一個夢。

分明是夢，說是夜裏，活無常卻依然那麼白，白得
他害怕。不見天，不見地，真是夜的模樣，而這夜連
活無常的眉毛也不能遮住，幾乎愈是漆黑，活無常愈是
白得近來，眉毛也愈在白臉當中黑。同樣，自己在洲上

走，彷彿人人可以看得見。不過到底是夜裏，不看見有人。尤其古怪的，當釘眼望活無常的眉毛的時候——活無常是想說話罷，也就在這時候猛然知道是做了一個夢。

小林唧唧咕咕的說，把琴子的眼睛說得那麼大。她一聽到活無常這三個字，聯想到的是秤石作金，小林的夢裏沒有提到，她也慢慢的隨着眼睛的張開而忘却了。

「這麼一個夢。」

琴子惘然的說。起初說小林不該一早起來說夢，夢說完了又覺得完得太快似的。此時她已經從床被上移坐在床沿，雙腳吊着。

小林就在她面前，眼睛落在她的赤腳。她拿手揩眼矢，他抬頭道：

「哭什麼呢？」

琴子知道是說來玩的，笑了。

「你這樣看我做什麼？」

「我看你的瞳子。」

其實除非更湊近琴子的眼睛跟前，瞳子是看不見的。

「郭公郭公！」

又是郭公鳥兒叫。

「郭公鳥兒叫我：『小林哥哥！』」

琴子真個學叫：

「小林哥哥！」

這一學是純乎天籟。

由純謹到陰狂之後（夢之七） 天行

『天地一洪爐也』，我不禁要放聲而讀這句濫文。

自從一九〇〇年到現在，我想來好像一塊鐵在爐裏煨著，不知經過了多少匠師的錘鍊。這一塊頑鐵究竟成功一件什麼還是問題，然而已經受了不少的錘鍊了，——各樣不同的教訓吧。

或者不是不幸，不然喜愛孫子的祖父母決不這樣教導我；當我滿三歲（普通所謂四歲）的時候，居然學會了些「進退應對」的儀式！記得睡在祖母懷裏的時候，她

就常這般教我說：——

「請教尊姓！」

「敝姓某。」

「台甫是？」

「呢！不敢！年幼無字；乳名某某，……」

「府上是？」

「原籍江蘇省，江寧府，高淳縣，立信鄉，中保村；寄居通州直隸州，如皋縣，赤岸鄉，西場鎮。」

「……」

——什麼「高雅」，「久仰」……自然也用的很合式。

小孩子簡直是大人的玩意兒！學了說話的時候，只要大人怎樣高興教就會怎樣的模仿；在這種模仿之下，我博得了一個可怕的讚語，「純謹」！天真爛漫的小孩子而可以稱「純謹」，怎麼會沒有做作！我相信這一點至今還有時遺留在無形之中，看見了小朋友總喜愛他或她天真活潑，而又願意他或她「純謹」。大約這是人類開始到「虛偽」中的一點，從這點走下去，就可以有「少年

老成」的希望。

離開了家庭，過我的學校生活，大約因為知道些應對方式，便好與人辯論；新的不幸又來了，十一二歲的小孩子那樣的好辯論批評，應當指斥，被指斥為「老」，——老一曰「老相」，或「小老口」！若是一個人受了「老相」的評語，他就會羞憤；能得到「老成」的評語，就要高興！從此，我脫離了「老成」的關係。

大概始終沉靜寡言，規規矩矩，（不管背地裏如何，）便可叫「老成」；等話說的多了，（不管說的對否），失了少年人的體統，免難不是「老相」；一旦由這個評語之下掙扎出來，若是默訥竟不開口，那種「誅心之論」似的評語自然加來了，——「陰狂」！這不是在爐子裏的鐵的遭遇嗎？燒紅了，錘！燒青了，錘！錘扁了，燒！錘直了，燒！我也就從「純謹」變到「陰狂」了。

當我被發現「陰狂」的時候，也就是我發現我以外一切都不如我的意，而我有些意見又只是以「小孩子不

「懂」的關係不能見信，於是心下立下自家的營寨，不管旁人，也不受旁人管，表面無抵抗的時候；誠然，我是陰狂！比較有志氣的人，他不能不是一個被他前一輩的人指為陰狂的，同時也就不被排擠到「新」的方面來。俗語罵人「不么不六」；這却是教我不變么就變六的機會。

這近八年來，一般老朋友說我「新」，——他們大約是「舊」了，父親早詬病我為「新學家」；——還有一些朋友說我「板」，或是「酸」，更有人說我「滑」，說我「險」，說我「陰」！我呢，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么還是六。所以，到了陰狂（與陰不同）之後，還只有讓許許多多的匠師自由的去錘鍊吧。

「陰狂」中的真知己又不知道是何人！千錘萬擊之下的人的性情和精神，我想總該是要被安排在叛逆的方面，——向「舊的」反抗的「新的」地位上。

三，三十，北京。

閒話拾遺

四二 諾貝爾獎金

山叔

聽說瑞典學者斯文赫定告訴人，前淞滬總辦丁文江正為中國「著作家」梁啟超竭力運動諾貝爾獎金云。查諾貝爾獎金，尤其是受到文學這一部分的獎金，是現在一個很大的榮譽，亞洲方面只有梁君的老友（Andersson）竺震旦領受過；又查梁君曾經加入什麼國際著作家協會，為唯一的中國會員，其確為著作家已由洋人證明，大約已無疑義，自有領受該獎金之資格。雖然，洋人之暗于東亞文藝與中國的藝人文士之缺少自知之明，為周知的事實，因此愚對於這個榮譽問題不能不略有懷疑。我所不能決定者即梁君到底是否一個文學家？夫梁君著作之富，與其「筆鋒常帶情感」，海內無不承認，但吾人翻開飲冰室全集，雖處處可以碰到帶情感的筆鋒，却似乎總難發見一篇文學作品，約略可以與竺震旦之歌詩戲曲相比擬。所以我縱亦希望梁君之能夠運動到該獎金以為吾國民族光，唯對於梁君是否一個文學家

這個問題尙未能解決，故不得不抱一部分的悲觀也。國人固稱梁君以「文豪」矣，然這文豪不是那文豪，此其間或有東西洋文化之不同（？），正如進士之未必等于M. A.，（雖然曾有自稱「美國進士」之人，）這一層在丁總辦當亦知之，知之而爲之欺瞞運動，似非所以愛師之道也。——抑丁總辦何爲而不南下，乃尙栖遲于都門之下乎？金陵虎踞龍蟠之地，正在招賢納俊，國家主義者與研究系之徒，望門投止，悉可量才錄用，淞滬之需總辦之續辦也久矣，不務其其遠大而奔走于區區獎金，將何以慰吾民望治之心也乎？吁！

編者案，本年文藝獎金頃聞已經給予義大利人「*Eni Pirandello*」。

四三 悖逆字樣

豈明

有一本小書講蘇俄之跳舞與戲劇，在上海爲國民政府所沒收，不准發賣。我知道那邊是討赤的，但那一本書並沒有講到什麼赤化或惡化，不過題目上有蘇俄二字

罷了。其實這是從日文譯出來的，在北京也在發售：夫日本帝國爲東亞討赤的盟主，許可這本書的出版，北京又是已與蘇俄絕交的，也許可這本書的通行，可見其中別無悖逆字樣了，而上海乃毅然禁絕之，其嫉惡如仇的精神真較日本與北京有過之無不及也。雖然，嚴酷固佳，明察亦不可少；南京并未主張打倒智識階級，何妨雇用一二略通文義之人，責令抽讀書報文章，辨別內容，再定禁否，似更適宜。但此如關係大政方針，不能輕易變通，則吾儕小民自不便再三煩瀆耳。

四四 「幻夢」

山叔

承西城顏君寄示吾家某公的一封信，說是在街上拾得的，首書「口口賢情雅盼」，末署「僕安口口謹啓古三月二十九日」，顯見得是一封翁婿的私信，別人沒有參觀的權利，但據顏君說這封信掉在地上本無信封，不能送還原人，而且偷看一下之後覺得其中大有妙文，不干岳婿間的事，很有介紹之價值，爲此我們商定摘錄發

表。顏君說考得此信來自他的故鄉——湖南，由此可見惡化流行之地猶有如此正氣，足爲中國前途賀，然則我們之發表此信雖屬唐突，但於世道人心當不無小補，所有陰功予與顏君平分之矣。是爲引。

「：：前信述冬至夕得一幻夢將稍事遊歷以蹈吾夢但數月來未得信音恐未接到故再述之以見哂云夢中徧歷天下凡仕宦場中新式場中戲院歌臺名區勝境處處閱歷然了無當意浩然思歸行至一處見一精舍仰首視之額曰招隱茅廬門兩旁有聯詞曰疏食簞瓢尋得孔顏樂處」微危精一悟來堯舜心傳」入其堂正柱上有一聯詞曰我守我愚我藏我拙我讀我書我耕我地任諸君熱鬧新場競爭名利」君總君統君督君軍君議君會君教君員莫笑我痴狂野叟妄希聖賢」再進一堂見其上有一聯詞曰名利總成空倒不如教育英才爲千古聖賢保存國粹」馨香唯頂祝願早些降生豪傑統五洲世界牧養黎民」意住此至八月間往湖北一游看興會何如然此可爲知己道不堪爲俗人言也……」

四五 我們的國文教員 衆 芬
據我看來，封建思想和勢力，是不可捉摸的東西；許多革命的青年叫着寫着「打倒」的，終歸不知從那兒打起。

你們看：我們的國文教員榜名石光瑛其人者，不是泰然的端碗持筷於平民化的中山大學之預科乎！說也奇怪，我上第一次國文時，幾乎駭得我打兩個「冷噤」，因爲他感慨淋漓的念道：「：：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一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古之事師也，其飲食：於飯患其噎，干載患其哽，而視之也：：。」接着他又發揮盡致的講了好幾番；——不過暗示我們要馴馴善善給他保證飯碗罷了。後來，我的「冷噤」一變而爲憤怒了，但是，他是封建餘孽，我又是封建社會中驚弓之鳥，怎敢開罪於他們呢？只好在肚子裏「誹」到現在。

石先生說：「如其不教古文，那現在簡直無文可

選！……」嗚呼，哀哉，誠如九斤老太之言，曰：「一代不如一代了。」孫先生革命四十年；胡適之，陳獨秀倡導的文學革命；魯先生寫的阿Q正傳，通通歸於「一代不如一代。」嗚呼，痛哉！

我們預科 D 班那日開會的結果是請石先生改良。

（要教新文學，詩，文學史等。）但須知道，人老骨頭硬，你叫他改良，豈不等於叫牡牛生兒麼？他即或因飯碗之將滑而改良，「換湯不換藥」，有什麼用呢？！

嘻，嘻，提高嗓子叫打倒封建餘孽；如果不只是叫，那就不必問到那兒去打了。

于廣州。

三談『蓮花落』

啓明先生：

先來做個抄襲家看。蓮花鬧（落），「它是傳流很久遠的。在唐代的詩詞裏，就可看見這個名詞。它是有師

傳授的，係先有一定的基本的詞調及方法，其後便都是隨時自己編撰了。且他們都是衝口而出，不能少停，更且要按合時代與情景的。至他們表演的形式，則有一人獨唱的，有兩人合唱的，你一句，我一句的。他們拿着竹片三塊，（兩塊用繩連合，一塊作敲打之用。）打出「弟達弟」的聲音，以作為唱時的節奏。所以俱極為自然合拍，沒有生硬的毛病，日前我在武昌的長街上，曾看見一個，因駐足聽到他一段歌詞，現在替他寫了出來：

「蓮花鬧，鬧蓮花；東家鬧了又西家。東家開的是布店，西家開的紙作坊。東家綾羅綢緞色色有，西家青黃綠白的紙無數張，五色的紙拿出寫標語，打盡軍閥打洋行……」

這真可說是當行出色的革命文學了。我們搖頭擺尾，嘔盡心血的一句句，一篇篇，其效力恐怕還比不得它上呵！」

以上錄自伏園編底中央副刊〇號裏孤憤作底「中國

平民文學的潛在「一文。交代清楚，再來說我要說底話。老實說一句，我也是喜歡蓮花開底一個。且把今天聽的寫出來；其中有一位還是個瞎子呢。

「看什麼人來，說什麼話；

拜什麼菩薩，打什麼卦。」

這兩句是他們由甲家走到乙家時常說的。例如：

「這家底米真個乾：不像別人攪水賣。

洗衣店，真賺錢；洗套衣服二百八！

這位大娘真會做，一天做鞋一百雙。」

他們要錢，起碼一隻銅板，絲毫不妥協的；一直唱到等你把了纜肯走，真是十足底「一言堂」呢。有時，人家只給幾個零錢，于是他們唱出底下底幾句話來：

「如今民國比不得滿清了，三兩個零錢難買得油鹽。

不是我們苦苦要，糙米也賣四百零！

百行百事都漲了價；窮苦小民養不了家！」

有的，老板出去了，徒弟們就說，「帶一家，老板

不在屋裏。」嘿，這他們又有話了。

「喂，小伙計！叫你做大你不做；吃起飯來又要說豆渣。」

還有的，故意站在對門；口裏却說，「沒有人，帶一家。」他們是什麼人，到底是吃這碗飯底人！毫不加思索地說：

「一個把個子也要躲起來，聽說共產兩字嚇破膽。

武漢三鎮人口多，莫叫東西撮去跑！」

我以為這些都是真情的流露，內心底表徵；是從民衆一顆赤裸裸心裏發出來的呼聲，非虛偽之作和油腔滑調者可比，雖說裏面雜着動人底趣語，但那種分子在蓮花開中是決不可缺少的。

來帶個尾巴罷。在這人人緊張底年頭，談蓮花落而至于「三說」不有些「商女不知亡國恨」的氣味嗎？給性子燥的瞧了，真要跳起來說：「你老兄真閒情別致呀！」我道，慢來！在你們北方可談的不就是這些嗎。

周醉平，于武昌。